

未婚妈妈含泪复仇·在逃亡与激情中体会刻骨铭心。
王可心 高寰◎著

刻骨铭心的爱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刻骨銘心的愛

◎王可欣 高襄 著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刻骨铭心的爱/王可欣 高寰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5. 12

ISBN 7 - 5387 - 1989 - X

I. 刻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5028 号

刻骨铭心的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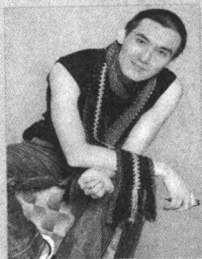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5638648 发行科: 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民族印刷厂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4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300 千字
印 张	16.5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林小溪 (李小璐饰)



唐进 (张铎饰)



葛虹 (潘雨晨饰)



肖东亭 (荆浩饰)



胡庆 (孙松饰)

引子

多年后，身处牢狱的林小溪回忆起来，觉得灾难应该始于2000年。

那一年的冬天是个冷冬。风大，雪大。就读于北凌大学生化系四年级的林小溪，正和她的同学一道，日夜兼程准备毕业论文。这似乎是四年以来最繁忙的时候了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林小溪和她的同学们也没有忘记迎接即将敲响的新年钟声。这可是他们学生时代最后一个元旦。他们彼此提醒着，切磋着，像所有这个时期的大学生一样，他们决定“要好好地做一做，做出点花样来”。可是林小溪的身体却让她感到有些力不从心，她觉得很累，仿佛一时间从头到脚的很多部件都不太听她的使唤。她想还是吃点药吧，不能在这种关键的时刻生病啊。

这天午睡醒来，林小溪去了学校卫生所。她挂了号，开了单子，走进B超室。一位中年女大夫接待了她。大夫拿着探头在她的腹部上下左右滑动。突然，探头停在下腹正中的位置，大夫盯着电脑屏幕冷冷地说：“你觉着哪儿不舒服？”

林小溪说：“肚子疼，腰疼，好像有铅坠着。”

大夫接着说：“你是哪个系的？”

“化学的。”

大夫似乎没听林小溪说话，低头看了一眼病志本，自言自语：“化学系。”她不看林小溪，扯下一条卫生纸摁在林小溪的肚子上，让她擦掉上面的润滑剂，同时说：“你怀孕了，最起码100天了。”然后在一旁开始写报告单。

林小溪被突来的情况弄懵了，竭力地回忆着什么：“不可能。我上个礼拜还来月经了呢。”

大夫顺口解释着：“女人怀孕的前几个月阴道有少量出血是一种正常现象，妇科的术语叫‘激经’。也就是老百姓说的‘垢胎’。”

林小溪不相信：“垢胎？大夫，您是不是看错了。”

大夫抬头看着正系衣服扣子的林小溪，说了句：“那我再找个大

夫来给你看看？”大夫的语气有些不近人情。她不顾林小溪“不用了”的阻止，转身出去，并顺手拿起病志。林小溪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床边，不知所措。

大夫转眼间折回来，身后又跟了一个年纪大一些的男大夫。女大夫介绍道：“这是我们卫生所的田主任，你可以请他给你再检查一下。”

两人共同看着林小溪。男大夫显得和蔼了许多。

林小溪说：“大夫，病志还我吧。不用再查了。”

女大夫回答说：“这个不能还给你。如果不需要重新检查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林小溪恳求地看着那位男大夫，男大夫欲言又止，摇了摇头，表示无可奈何。

林小溪蒙了。

她稀里糊涂地出了卫生所的门，径直去了男友唐进的宿舍。她坐在床上，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心里仿佛有一堆乱麻纠缠着。唐进在地中央烦躁、焦急地踱着步。林小溪问唐进：“你说，学校最重能给什么处分？”

唐进沉默着踱到窗前，沉重地、绝望地说：“开除。”

林小溪抬起头看着唐进挺拔的背影，泪水奔涌而出。唐进这时却已拿定了主意，他麻利地转过身，爬上一个上铺，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旅行包，并在里面找出一张一百元纸币。

林小溪哭着说：“差半年就毕业了。”

唐进似乎没听林小溪说什么，按着自己的思维问道：“你兜里有钱吗？”林小溪告诉他宿舍有。唐进迅速下了床，拉起林小溪，坚定地说：“走，做人流去。”

林小溪愣了，唐进继续说：“做下去，做下去就死无对证。记住，是校医给你看错了。”

林小溪站了起来，慌慌地说：“去，去哪儿做呀？”

唐进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到市里找家医院，快点，马上离开学校。没准儿系里、院里这会儿都知道了。先去你的宿舍取钱。”

唐进拉着林小溪推开宿舍的门，急匆匆穿过走廊，下了楼梯，疾步奔向女寝。

林小溪哆嗦着将钥匙插进锁孔，两人冲进去，林小溪从自己的柜子里翻出二百元钱。她本能地要关柜门时，唐进拉起她的胳膊就往外跑。两人再次穿过走廊，刚下了两阶楼梯，从下面上来四五个人。一时，数目相对，大家都沉默着。

唐进拉着林小溪的手松开了。

其中一位年长者对一个年轻辅导员说：“张老师——”

年轻辅导员不情愿地看着另外几个人，动了动嘴：“她就是林小溪。”

绝望和恐惧瞬间爬上两张稚气未脱的脸。

校园已经被夜色笼罩，化学系的系办公室却灯火通明。林小溪坐在一张办公桌的后面。一男一女两名中年老师坐在她对面，他们都很严肃，但并不严厉。他们中间的桌上摆着一沓稿纸和一支笔，林小溪哭得浑身发抖，缩着双肩。

男老师用一种探询的口吻说：“你到底说不说啊？时间、地点、当事人。几个小时了，你一个字不写，一句话不说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林小溪还是不说话只是哭。

女老师补充着：“你还是把他说出来好，你是女生，多少也算受害者。我们给你交个底儿吧，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态度，系办有可能在院里给你争取一个留校查看。”

听到“留校查看”几个字，林小溪把头微微抬起，愣愣地看着老师。

男老师抓住这个机会问：“是不是唐进，下午跟你一起下楼的那个男同学，有同学反映你们在谈恋爱。”

林小溪看着两位老师，片刻，垂下眼睑。

女老师认为问题可以解决了，说：“不说话那就是他了。你如果不愿动笔，我写个情况说明，你签下字，好吗？”女老师说着拿过林小溪面前的纸和笔。

林小溪却突然说：“不，不是他！”她的声音不大，但却字字清晰。

女老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应该说出来，你再考虑考虑。”

除了哭，林小溪不说话，她的哭让人感觉她时刻要背过气去。女老师最后说了句：“林小溪，哭解决不了问题，这种事我想不应该女孩一个人承担。”

林小溪哭着乞求道：“求求你们了，我就要毕业了。”

林小溪颤抖的哭声穿过系办的门缝传到走廊里，一些下了自习的同学路过此处都不免驻留片刻。吃晚饭的时候，这件事已经在两个食堂传得沸沸扬扬了。

林小溪在寝室里躺了两天，第三天的下午，她接到校方口头以及书面的正式开除通知。

第四天正好是星期六，同学们没有课，都自发地来为她送行。林

小溪坐在窗前的椅子上，看着几个男生和女生默默地帮她收拾东西。她听见一个女生问大伙儿：“唐进呢？”一个男生回答说：“他说在火车站等着。”

地上几个包的拉链被一一拉好。同学们于心不忍地纷纷将目光投向林小溪。按照他们的想法，她会在这最后一刻打量这个曾经生活的空间，可是，林小溪什么都没做，她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。

校园甬道的告示栏上贴着一张硕大的处分通告，白纸黑字写着关于化学系 97. 2 班林小溪同学的开除通告。林小溪匆匆地瞥了一眼，冬天的风刮得那张白纸哗哗作响。

他们一路无语地到了火车站。

站台上停泊着一列即将启动的火车。

在同学的簇拥下，林小溪走上站台。唐进看见他们，跑了过来，心痛地揽过林小溪的肩膀。

送行的十几个男生和女生无言地站着，看着几米开外的两个人。唐进拉着林小溪的手，两个人默默地看着对方。突然，唐进使劲把林小溪揽在怀里，抚摸着她的头发，无声地哭了。他知道他的恋人为他牺牲了什么，哽咽着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林小溪抬起头看着唐进，坚定地说：“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”

唐进郑重地点头：“我爱你，毕了业，我去接你，咱们就结婚。”

林小溪点点头：“嗯。”

两个人紧紧地拥抱着。一个送行的女生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摘下眼镜擦着眼泪。这对靓男俊女曾经是他们向往和妒忌的目标啊。仅仅一个下午，世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他们同情林小溪，也同情唐进，同情之余，他们心底油然而生的还有对身边这份爱情的敬意，因为在他们的心里，乃至在全校学生的心里，林小溪的离去早已蒙上了一层壮烈的味道。当然，这些感受不会被林小溪所知，当人们热烈地谈论她和她的爱情故事时，她正在家里，看着肚子一天天长大……

第一章

1

一年后。仍是一个多雪的冬天。芬县火车站。

二十一岁的林小溪拎着一个塞得鼓鼓的旅行袋，走向售票窗口。身后跟着她的母亲。母亲怀里抱着一个捂得严严实实的襁褓，母亲抱着他，就像端着一件易碎的瓷器。两人买了票走出阴冷的候车室。

外面正下着雪。地上、建筑物上已经是白花花的一片。灰蒙蒙的天空下，林小溪那张美丽的脸越发地显得明亮、夺目。

林小溪和母亲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站定，母女两人都有些心事重重。

母亲想了想，开口了：“你也别怪你李叔和你弟弟。”

“嗯，妈，我谁也不怪。”

“一个是继父，一个是同母异父的兄弟，能让你在家把孩子生下来也算过得去了。”母亲顿了一下，转头看了一眼沉默的林小溪，说：“妈说句话，你别不爱听。一个姑娘家不明不白地生了孩子，县城就这么大，你让他们脸往哪儿搁。你弟弟又找了对象，亲家也挑理啊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右边裤兜有个信封，你拿出来。”母亲边说边将孩子向上抱了抱，让开裤兜，让林小溪伸进去手：“这是五百块钱，你弟弟给你的。”

看林小溪犹豫，母亲又说：“拿着吧。他把下月的工钱先支出来了一半，他不好意思跟你当面赔不是，也不好意思来送你。”

林小溪犹豫着将信封放进自己的衣兜。母亲不得不切入正题了，尽管她知道那是女儿最脆弱的地方：“唐进在哪儿上班你知道吗？”

林小溪说：“地址、电话信上都写了。”

母亲将目光从林小溪的脸上移向远方：“小溪啊，你就别骗妈了，快一年了，他就没来过信。每次你在家说唐进信里说什么啦，妈一看就是假的，妈知道，你是在给自己撑面子，给妈撑面子。孩子都半岁了，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吧？”



林小溪因未婚怀孕而被迫放弃大四的学业，
一年后她抱着儿子前往北凌……

林小溪的眼里有泪光闪闪，她忍住了，没让眼泪流出来：“他刚毕业，找工作肯定挺难的，现在企业不景气，我们这种生化专业的就业形势就更紧张了，唐进也不能例外。”

“找着了，跟他好好谈谈，他不要你，不能不要孩子吧。”

“唐进不是那种人。”林小溪底气不足地回了母亲。

这时，火车出现在母亲的视野里。母亲将孩子放在林小溪怀里，拿过她手里的旅行包，眼睛盯着呼啸进站的火车，另一只手拉过女儿，用身体为女儿和孩子遮挡着火车裹挟来的冷风。林小溪顶着火车进站的噪音说：“妈，您也别埋怨李叔。这些年李叔一个人挣钱养家也挺不容易的。”

女儿的话说到自己的痛处，母亲眼里涌上了泪花，为了掩饰内心的难过，她拎着包走向渐渐停稳的火车。她使劲地敲着车窗，吃力地将包举上去，讨好地说：“劳驾，给占个座。”然后又对刚刚迈上车的林小溪比划着：“左边这个车厢。”母亲的目光跟随着林小溪，直到她坐下来，母亲的手搭在车窗上，嘱咐着：“实在不行就回来。你享福妈不用看着，可你遭罪妈得在跟前儿。”

林小溪强忍着泪水使劲点着头。火车启动了。母亲迈着大步跟着火车，她觉得似乎有很多话还需要嘱咐，她胡乱地捡了一句：“记着，孩子怕热不怕冷，天再冷也别把他捂坏了，千万别睡电褥子。”林小溪向母亲亲着手，眼泪再也抑制不住，无声地流下来。这一年，母亲苍老了许多。

林小溪走出北凌火车站，直奔市委组织部。有一次在一份发行到县城的北凌日报上，她看到了同学张建伟的名字。这是她所知的唯一一个同学的下落。

林小溪很顺利地找到了组织部干部处，张建伟却没有立刻认出她，愣愣地盯了她半天，“林小溪？”张建伟在意外之中勉强挤出一丝应有的惊喜，走过去迎接昔日同学。与很多刚刚毕业的学生不同，他的脸上已经有了很浓的机关气息。他问道：“是——唐进的那个孩子？”他搬了把椅子坐在林小溪对面，指指地上放的旅行包：“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林小溪尽可能随意地说：“刚从县城我妈家来，我要找唐进。”张建伟点了点头：“噢。”“可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。不知道他在哪儿上班，也没有他的电话。咱班同学，我就知道你在市委大院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似乎再大那么一点点，她就无法控制她所吐出的这些文字了：“你知道唐进现在在哪儿上班吗？”

“你们，多长时间没联系了？”

林小溪闪烁其辞地说：“有一阵吧。我们家通讯不大方便。”

“这可是唐进的不对喽，他现在可发了，车都开上了。是东升公司的副总，一家合资公司。”张建伟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妒意。

林小溪听了这个消息，说不上欣喜，还是吃惊。张建伟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住了嘴，目光移向别处。林小溪又问：“他的公司在哪儿？”

张建伟犹犹豫豫地摸着下巴：“回头我给你找他。”他看了一眼表，说：“中午了，我请你吃顿便饭。所有的事儿咱们都下午再说，我保证给你找着他。”林小溪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转瞬即逝的笑容。

林小溪重新出现在这座城市时，唐进正和他的现任女友葛虹在郊区的墓园里悼念亡者。

葛虹长了一张可爱的娃娃脸，跟她二十八岁的年龄不太相称，更不相称的是，在这张漂亮的脸上过早地刻上了成熟和老练。她穿着考究，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“有钱人”的身份。她的神态平和，不张扬，不像其他富有女人那般颐指气使。在她不激动的时候，说话很

慢，甚至有些柔声细气。她将鲜花放在墓碑前说：“妈，我把唐进给您带来了。您满意吗？”

唐进问：“她是怎么去世的？”

“肾衰。那时候，我才十五岁，她就死在我怀里。我们镇里的乡亲帮我下的葬。我就一个亲人也没有了。我找不到我爸爸。”葛虹放眼看着周围：“我妈活着的时候一直想，有朝一日领我来北凌逛一逛，看一看。其实不过百十公里的路，我们镇来过的，也就是那么十几个人，我妈特别羡慕。所以不管国外有多好，我都回来了，我要让她在北凌生活，我也要陪着她。我经常想，咱们还得感谢我妈呢，要不天南地北的，怎么能相识呢？”葛虹说到这里有些哽咽。

唐进搂过葛虹的肩膀，轻轻地拥着她安慰道：“我一定好好待你，不让你再受委屈，像你的亲人一样。”

“不，不是像亲人，咱们就是亲人。”唐进抚摸着葛虹的肩膀：“是，是亲人。”唐进的手机响了。他错后几步接起电话，葛虹独自向墓园的出口走去。电话里传来张建伟低沉的声音：“唐进，张建伟。”唐进对这个同学表现得很冷淡：“有事？”

张建伟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唐进，林小溪来了，就在我这儿。”

唐进皱起眉头：“你们在哪儿？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”说罢又叮嘱一句：“不用上公司找我，我过去。”唐进关了电话，赶上葛虹解释：“大学同学，说外县来了几个朋友，大家想聚一聚。”

两个人来到陵园外，门口停着一辆凌志轿车。唐进熟练地用遥控钥匙打开车门。葛虹递给唐进一个很有西洋特色的包装盒，随意地说：“看看，喜不喜欢。”唐进打开盒子，里面装着一只很考究的手表。

“瑞士爱彼。两个月前在驻北京瑞士表行订的，昨天才寄过来。纯手工的东西，喜欢吗？”葛虹说。唐进拿出来看了看，戴在腕上，金色表链有些大，松松垮垮地绕在唐进的手腕上。他说：“很贵吧？”“是不太便宜，不过我觉得很适合你。”

唐进看着葛虹。每次葛虹送给他贵重东西的时候，都是这么轻描淡写地说一两句话，唐进觉得这不仅仅是修养，更是缘于爱情。因此，他心领神会地给了葛虹一个浅浅的微笑，同时发动了车子。葛虹看着宽大的表链，嘱咐唐进：“瑞士表不能随便动，什么时候找个专门的师傅再串表链吧。”唐进心不在焉地点头称是。

葛虹下了车以后，唐进目送她的背影，脸上的阳光立即消逝了。他一边起动车，一边拿起手机，拨了一串号码，向一个叫三子的人借房子。

关电话时，因为表链很松，唐进抖了抖手腕，以便让表不再窜

动。从这一刻起，抖手腕似乎成了他的习惯动作。

2

这是一家中等规模的中式快餐厅，已经过了吃饭的高峰时间，大厅内人不多。角落里，林小溪和张建伟相对而坐，两人已用餐完毕，只等唐进的到来。

突然，林小溪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落地玻璃门的外侧。她看着他推门走进来，站在那里环顾，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由于激动，她竟忘了招呼左右张望的唐进。委屈和爱情交织着，让她喉头发紧。

唐进已经看到了林小溪，林小溪抱着孩子的形象让他顿感心酸，虽然早有准备早有设想，可当真切地面对昔日恋人时，他的内疚还是自然而然，或者说，作为一个人，他很同情眼前的这个女孩儿，这些复杂的情感交错着在心里匆匆闪过，但就是这一闪，让他在门口停顿了几秒钟，远远地与林小溪默默对视着，然后才向林小溪走去。

林小溪将目光从唐进的脸上移开，对张建伟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唐进认真地看了一眼孩子，有点不太适应。他镇定了一下说：“走吧，车在外面呢。”他的声音很温情，充满了关心和爱护。这是林小溪曾经熟悉的声音。一年了，重又听到这种声音，林小溪的眼泪差点流出来。

唐进拿起椅子上的旅行包，张建伟将桌上摊开的一些诸如奶瓶之类的东西塞进包里。几个人说着不咸不淡的话走出餐厅。林小溪上车后，张建伟捅了一下唐进：“有点事儿跟你说。”

张建伟拉着唐进离开车几步远，语气匆忙而坚定地说：“最近我买了一套房子，装修还差点钱，能不能借我八千？”

张建伟这种近乎讹诈的方式，让唐进很反感，却又不好说什么。他也坚定地不容商量地杀了价：“五千吧。”

“傍着个富婆，你还差这点钱么？我可什么都没说。”

唐进从衣兜里拿出一沓钱：“这是两千，剩下的三千明儿取。啊不，我让人给你送去。”

唐进的车缓慢地行驶在宽阔的街道上。

他扭头温柔地看了一眼林小溪。两人似乎有种莫名的陌生。“你好像瘦了。”唐进说。

林小溪没回话，默默地看着前方。

唐进一边开车一边抽空扭头看孩子，孩子也恐惧又好奇地看着他。唐进没话找话地说：“他，挺胖。”林小溪也看孩子，但不说话。

唐进不知再说什么：“张建伟说他长得像我，我的眼睛没他这么小吧！”

林小溪默默地扭过头盯着唐进的侧脸。唐进又找话说：“我租了套房子，在医大的老校区。别看有车开了，还得住宿舍。哎，怎么不说话？”

林小溪也觉得总这么沉默着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回应着唐进：“张建伟说，你当了东——东升公司的副总？”唐进一愣，解释道：“那是刚毕业时候的事了。我现在在一家药厂。”“做什么？”“厂长。洞平湖的一家小药厂。北凌医大的附属企业。”林小溪很勉强地笑了笑：“你能行吗？这么年轻。”“还行。反正上面还有董事，我这个厂长就是干点具体的活，一直很忙。进了社会，就像上了发条。”林小溪的目光仍然没有从唐进的脸上挪走：“是吗。”

“你们家的地址还让我弄丢了。要是电话就好了。我总想，下个月，下个月一定去接你，可我连大年三十儿都是在厂里过的。刚才看见你，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可我实在是走不开。”唐进觉得，不管解释有多苍白，他还是要解释的，不仅仅是开脱自己，也是为了林小溪，他希望她的心情不至于太糟。

林小溪低下了头，心里反复掂量着唐进的这几句话。这时，路上遇到红灯。由于林小溪一直静静地望着自己，唐进踩住刹车时不得不扭过头回报给她一个眼神，一份温情，一个微笑。他用手指轻轻刮了林小溪的面颊，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陌生似乎在两人之间渐渐消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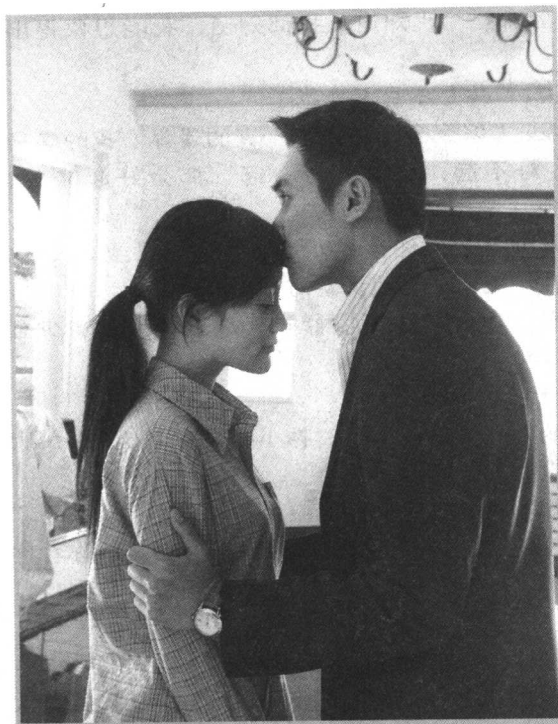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的车拐进一个未封闭的小区。唐进对身边的林小溪说：“这是医大的家属小区，园丁园小区，刚刚跟一个熟人租来的。破了点，都是二十来年的老楼了。”

林小溪的脸依然不见笑容，并没有随着唐进的指点打量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只随口说：“挺好的，离你单位近吗？”

“那可远了，这是老校区；医大在扩大招生规模，基础设施也扩建，在郊区洞平湖一带建了新校址，大部分师生都已经迁过去了，这边还剩几个系，明年开春，新校区那边竣工了，就全过去了。我那个厂子离新校区近，也在洞平湖附近。”唐进说了见面以来最长的一句话，他很想就这个好不容易出现的话题再多说几句，可是目的地到了。

唐进把车停在某一栋楼的一单元。它的对面也是一幢民宅，一楼开了几家买卖，有小吃部也有小超市。林小溪怀里的孩子睡着了，唐进和林小溪轻手轻脚地打开车门，拿着旅行袋上了楼。

两人开门进了屋。唐进观察了一下房子的布局，打开一间卧室的



唐进安慰林小溪
不要难过

门，将抱着孩子的林小溪让进去，随后也跟了进去。林小溪轻轻地将孩子放在床上，抖开一床叠好的被，唐进默不作声地看着林小溪做着这一切，突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迅速地摁了接听键，以防刺耳的铃声惊醒孩子，走到厅里接电话。

唐进接电话的时候，林小溪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厅里，看着他的背影。唐进关上电话的瞬间回过头，看见了泪流满面的林小溪。林小溪扑到他怀里，呜呜地哭了，觉得一年的委屈终于有了倾诉和发泄的机会，所以她的哭声一发不可收拾，她把头埋在唐进的怀里，用唐进的衣服捂着脸，试图让声音降到最低。但是声音一声高似一声，难以抑制。

唐进任凭林小溪淋漓尽致地哭着，心里同样难受不堪。片刻，他安慰道：“好了，就要好了，一切都要好了，不哭了。啊，都是我不好。”

林小溪捶打着唐进的后背：“你怎么不去找我呀，怎么不去呀！”她的话里并没有过多的责备和询问，只是一味地述说，仿佛这一句话就述说了她的全部委屈。

唐进的眼角也挂了泪珠：“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能想象得出来。”

林小溪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你是不是不爱我了。”

唐进抚摸着她的长发：“怎么会，我爱你，真的爱你。我的确是身不由己。我太忙了。对不起，小溪，对不起。都会好起来的，嗯？”林小溪抬头看唐进：“咱们结婚吧。”“嗯，结婚。”“马上？”

唐进看着林小溪温柔地说：“你让我准备准备。嗯？”然后，他再次把林小溪紧紧地搂在怀里，茫然地看着前方。

在唐进温暖的怀抱里，林小溪觉得那颗飘来荡去的心多多少少有了着落。

卧室里，激情过后的两人依偎在床上。林小溪试探着唐进：“唐进，你就是因为忙吗？没有其他原因吗？”

唐进噗哧乐了，仿佛林小溪的话很可笑：“还能有什么原因。”林小溪说：“你不是不爱我了吧？”唐进耐心地哄着：“不是。你看你想哪儿去了。都问几遍了。”“不是爱上别人了吧？”“想什么呢，傻丫头。”

林小溪用手捂着唐进的胸口：“这真的没变？”

唐进抚摸着林小溪的这只手：“没变，别胡思乱想了。我就是太忙了，实在抽不开身，除了吃饭睡觉，活得就像上了发条的卓别林。没办法，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又不在这座城市，什么光都借不上。一个新毕业的学生两眼摸黑，想活出个样儿，只能靠自己拼命。你也是，怎么不来个信儿。”

“我哪儿敢啊，我这种身份往学校给你写信不是找事儿么，好歹盼你毕了业又不知道你在哪儿。这么长时间，你耳根儿发不发热啊。”“没有啊。”“我可没少骂你。想起来就骂想起来就骂。”“除了骂，就没别的？”“你说呢？吃饭的时候我想，唐进是不是也在吃饭，吃的什么饭呐。睡觉的时候我想，唐进这会儿也该睡觉了吧，会不会梦见我呢。我天天想，天天想。”

唐进使劲搂了一下林小溪的肩膀，说：“我也想你。”林小溪感受着唐进的臂膀所传达的热度，伸手去摸他的胸脯：“是这儿么？我听听是不是真的。”她侧身趴在唐进的胸前。

唐进不自然地继续解释：“我呀，一是忙，另外呢，也是想混出个人模狗样，再去接你，总得能养得起你们娘俩吧？”“谁要你养活。我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人。”唐进轻轻叹了口气，真心地对林小溪说：“小溪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啊。生孩子疼不疼啊？”“当然了，你说呢。我就这样呲牙咧嘴，你儿子就出来了。”“让你受委屈了，别生